

見

读城系列

上海 穿堂风

畸笔叟

著

来，在眼珠子前面形成一层灰翳。对面人家的玻璃窗和白垩墙都亮得像镜子，让人无法直视。街上几乎没有人影，好像全世界都在睡午觉，再勤劳的人也不干活。而且，人们似乎有过重大约定，偶尔有人经过，都小心翼翼，脚踏车不会打铃，小贩们也绝不叫卖。大家似乎都知道，一只搪瓷碗落在地上，也能把二条弄堂全吵醒了。



上海文化出版社

觀

讀城系列

畸筆叟
——
著

上海穿堂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穿堂风/畸笔叟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 5
(观)

ISBN 978 - 7 - 5535 - 0371 - 4

I. ①上… II. ①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142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美术编辑

汤 靖

封面设计

胡斌设计工作室

书名

上海穿堂风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 号

网址: www.cshwh.com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一版 201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5535 - 0371 - 4/G · 055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4366274

自序

如何观上海？观其弄堂可也。上海弄堂四通八达，一头连着霓虹灯，一头连着洋蜡烛；一头是海外奇谈，一头是克死克活。也有一些人、一些事并不一定到过弄堂，人们依然耳熟能详，那就是“穿堂风”刮得来的。

百余年来，上海一直领着风气之先，那是因为开放的上海八面来风。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最后都要变成“穿堂风”，刮到弄堂里来，刮到人们的耳朵里来。

谁说这“穿堂风”来无影去无踪？我就来做做这徒劳的捕风者，试图留住百余年来上海千姿百态的风影。但愿这“穿堂风”依然不失清新。

顺便感谢金莹的举荐，黄慧鸣的玉成，以及十年来在网上不断鼓励我写上海的朋友们。

2015 年 4 月

风情

那些年，我们起过的绰号	003
夏日午后	007
钱家塘旧事	014
牵牛花开的日子	021
浴佛节和静安寺庙会	025
过年先要办年货	028
廿三祭灶，蚕豆咬咬	034
请裁缝，做新衣	036

风景

外滩情人墙钩沉	043
上海淑女哪能乘风凉	059
“淮国旧”里“领市面”	064
睡衣是怎么上大街的	069
娘姨旧话	078
唉！“乡下人”这桩公案	085
气温被瞒报过吗	092
美国赤佬的皱皮疙瘩	098

风韵

花园洋房好读书	103
皋兰路阿姨	116
那个春夜	119

一只老长的长途电话	121
吴江路待业青年毛毛	125
小乔初嫁了	128
有爱真好	131
快走	134
我欲言而卿不待	138

风味

“牛奶棚”杂忆	145
漫谈天鹅阁	152
上海早点趣谈	158
斩肉狮子头	162
三林塘馄饨	165
闲话当年吃馆子	169
三分洋钿桃板	172

风怀

废墟中的老树	177
梦见普希金	181
这一段淮海路	183
那一段淮海路	186
南市，难说再见	190
戏雨童趣今何在	192

风物

上海“三夹水”	199
沪上寺庙杂谈	203
威海路小花园	206
1933 老场坊	211
撒水庙与摸奶弄	214
品牌记忆	217

风议

白露谈“露”	223
“真空”小议	226
也说放鞭炮	229
盖浇饭	231
样样“客满”	234
吊烧鸡与酱汁鹅	236
从“卷铺盖”到“涮老板”	238
排队众生相	240
推扳不起	242

风镜

男人的炫耀和女人的炫耀	245
从不“哇啦哇啦”	247
兔子与窝边草	249
那一盒饭	252

风情

上海 穿堂风

那些年，我们起过的绰号

夏日午后

钱家塘旧事

牵牛花开的日子

浴佛节和静安寺庙会

过年先要办年货

廿三祭灶，蚕豆咬咬

请裁缝，做新衣

的经历有关。当外公念金刚经的声音渐渐含混和低衰，他『呱嗒呱嗒』摇个不停的蒲扇渐渐慢下来，变得有一下没一下，我伴睡中睁开眼睛，准备开溜。外婆总是斜倚在那张藤高椅里，再热的天，香芸纱衫最上面的一粒盘扣也总是舒舒整整地系好，子也总是穿得好好的，从不拖鞋皮。头发也一丝不乱。我们小都睡地板，当然铺有席子。表哥表弟们一个个横七竖八，趴手哈喇子乱流。我就凭借着地板低于床铺这一地形，猫腰爬行，乱鞋堆里找到那双属于自己的木屐，上海人叫木拖板，夹在腋下后光着脚轻轻地潜出边门，来到夹弄。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那么精准。偶尔会听到身后外公朦朦的问话：『小鬼？』理由是现成的，绝无半点慌张：『撒尿。』放下木屐，定一我主主又会替回堂屋里。我从来不是孩子王，在家行三，在外

那些年,我们起过的绰号

一写下题目,就自觉太大了。

那些年,我们起过的绰号,谁能穷尽?

因此,事实上,我只想写那些很大路的绰号,大路到几乎每个弄堂、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的程度。

“大块头”

每个弄堂至少有一个吧。

说来也辛酸,“大块头”能够成为绰号,盖因那些年家庭贫寒、缺乏营养的孩子多,想吃成“大块头”而不得。

物以稀为贵嘛,“大块头”遂堕落成了绰号。

“眯起眼”

那些年,要么因为家长们不够开化,孩子有了近视不管不顾;要么因为配副眼镜加验光很贵,能拖则拖,能免则免,孩子只好眯起眼睛看黑板。

不管长得多高,“眯起眼”们都会从最后一排逐渐调到第一排,再不行,讲台旁边搭“加座”。

“四眼”

在下的绰号就是“小四眼”,因为班级里还有一个“大四眼”。

那些年,戴眼镜的始终是少数,所以一戴上就有绰号。

哪像现在,一到高中、大学,全班要找个别不戴眼镜的反而更难。

不知道那个唯一不戴眼镜的会不会有个“两眼”的绰号呢?

“外国人”

那些年,鼻梁高的同学都会被叫做“外国人”。

与“外国人”相关的是“鬢毛”，头发天然鬢起来的那种。

烫头发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

与“外国人”相关的还有“洋娃娃”。

不管男生女生，只要长得大眼睛高鼻头小圆脸，都叫“洋娃娃”，每个弄堂也会有一个吧。

可爱的却又不像外国人的叫“嗲妹妹”，也是每个弄堂的标配。还有专门的童谣唸：

嗲妹妹嗲妹妹嗲得咪，

嗲妹妹要吃好小菜，

嗲妹妹嘞姆妈烧弗来，

嗲妹妹只好吃泡饭。

酸溜溜的，不无妒忌。

依比我漂亮，但依吃不到好小菜，哼。

“烂苹果”

这是女生专利吧。

通常是很健康的女孩子，两颊红晕长期不褪。

当然，也有因冷天生“冻瘃”的缘故。

“碰哭精”

这也多半属于女生。

从小家里娇生惯养，而学校一如丛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受不了的只有一碰就哭的份儿了。

“小六子”

那些年不但没有计划生育，而且鼓励“光荣妈妈”。

一般的家里都有四五个孩子，六七个的略少，于是也堕落成绰号。

阿拉班里有“大八子”，第八个是儿子，不是铜像，家里宝贝得不得了，所以改小为大。

阿拉弄堂里还有个“小九妹”，听说伊拉娘生了九个伢是（全都是）姑娘，结果变神经病了。

“扁头”

也很普遍吧。

小辰光睡觉不当心，后脑勺晒得煞平。

极端平的叫“铲扁头”，侧平的叫“斜扁头”。

“芋艿头”

头形刮啦哩咽滚圆，虽然招人喜爱，亦不免沦为绰号。

其最高级是“痢光芋艿头”。

需要指出的是，“光榔头”似不在绰号之列。

它是男孩子的代称，例：伊拉屋里厢四个小人侪是“光榔头”。

“跷脚”

那些年家长们医学知识欠缺，或者工作家务太繁忙，孩子发高烧往往不及时送医，引起抽搐痉挛而形成的“跷脚”很不少，不至于每个班级都有，我看每个大一点的弄堂都会有一个。

又叫“阿跷”，雅称“华侨”。

“小辫子”

那些年，很多家庭怕男孩子不易养大，流行当他女孩子来养。

取名叫“什么什么芳”啊，脑后替他留根小辫子啊，不一而足。

其实，往往上学时，小辫子已经剃掉，也没用，从小叫惯了，被从弄堂里带到班级里。

“汰鼻涕”

那些年总有不怎么在乎个人卫生的小伙伴不幸中招，每个班级也都有吧。

还有“小黑皮”，恐怕也是每个班级都会有的吧。

理由不赘。

籍贯也常被拿来起绰号。

如“小苏州”、“小宁波”、“小江北”。以前上海足球队左前锋丁隆发的绰号就叫“小江北”，一直叫到三十几岁。

另外,有“大块头”就有“柴爿”;
有“长脚”、“长脚鹭鸶”,就有“小矮子”、“矮冬瓜”。

还可以有一些,不再在此例举,欢迎补充。

我并不认为那些年起绰号很邪恶,好像是校风使然,民国年代就有的吧。

我也被起绰号(如上),也给别人起绰号,因此,没少在每周六的少先队民主生活会上作自我批评。

但绰号往往如影随形,跟你半辈子,别人作再多的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

那我只好在这里向那些年被我起过绰号的小伙伴们说一声抱歉了。

夏日午后

我从小就是不睡午觉的。

这也许跟我从未上过一天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经历有关。

当外公念金刚经的声音渐渐含混和低衰，他一直“呱嗒呱嗒”摇个不停的蒲扇渐渐慢下来，变得有一下没一下，我便从佯睡中睁开眼睛，准备开溜。

外婆总是斜倚在那张藤高椅里打盹，再热的天，香芸纱衫最上面的一粒盘扣也总是舒舒整整地系好，鞋子也总是穿得好好的，从不拖鞋皮，头发也一丝不乱。

我们小孩子都睡地板，当然铺有席子。

表哥表兄弟们一个个横七竖八，趴手趴脚，哈喇子乱流。

我就凭借着地板低于床铺这一地形，猫腰爬行，先从乱鞋堆里找到那双属于自己的木屐，上海人叫木拖板，夹在腋下，然后光着脚轻轻地潜出边门，来到夹弄。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拿捏得那么精准。

偶尔会听到身后外公蒙蒙眈眈的问话：“小鬼做啥？”

理由是现成的，绝无半点慌张：“撒水。”

放下木屐，定一定神，我往往又会潜回堂屋里。

我从来不是孩子王，在家行三，在外婆家大排行就行六了。

早上大家都做完暑假作业后，我只能跟在大孩子后面玩，心里其实是很不爽的。

现在，趁他们熟睡之际，我可以随便地翻那本叫《鲁滨逊漂流记》

的连环画。

我明明听到大表哥有几句是念错的，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自家的和邻家的男孩竟没有一个人听出来，还一个劲地瞎叫好呢，哼。

现在我就来查那几页。这不，我当然不会记错。

我也忘不了要蹑手蹑脚地从桌底下打开他们的书包，屏住呼吸掰开铁皮铅笔盒，摸一摸表哥的新玻璃弹子，拉一拉表姐新买来的彩色橡皮筋——当中还是粘着的呢。

好像心满意足，好像更加失落，我将一切完全复原之后，再次潜出边门，沿着夹弄走到厨房，然后穿上木屐，跨出后门。

日头真大。

我即便眯着眼睛，那白光好像也还是要溢进来，在眼珠子前面形成一层灰翳。

对面人家的玻璃窗和白垩墙都亮得像镜子，让人无法直视。

街上几乎没有人影，好像全世界都在睡午觉，再勤劳的人也不干活。

而且，人们似乎有过重大约定，偶尔有人经过，都小心翼翼，脚踏车不会打铃，小贩们也绝不叫卖。

大家似乎都知道，一只搪瓷碗落在地上，也能把一条弄堂全吵醒了。

我就那样百无聊赖地坐在后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听着树上说不出是焦躁还是悠闲的阵阵蝉鸣。

街角上只有不多的几棵树，好像是柳树，我便百无聊赖地一根一根柳枝从上到下地扫描，看它们的光影深浅变化。

昼长人静。这是我几十年后从胡先生的《今生今世》里看来的词语，亲切得好像是我找了几十年没找到的宝贝。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夏日午后真的好长好长，长得有点奢侈。

但回想起来，寂寞是一些儿也没有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就习惯与自己的孤独对话的傻孩子。

反倒是在人群里的时候比较落寞，总是没有什么人愿意成为我的

听众。

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最耐心的听众和拥趸,自言自语一两个小时,或者默默地吟唱上百首歌曲,都是常有的事,也很开心。

那时候,家里的午饭开得早,外婆总是十一点敲过就喊“吃饭喽”,所以吃过弄过躺下睡着,直到我溜出去玩耍呆坐良久,其实也还只有点把钟。

那太阳还是直直地晒下来,两层楼的房子,靠墙也只有一尺来宽的荫头,我就贴着墙根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后弄堂去。

因为后门外没有什么水泥砌成的阴沟,就是土与渣石的阳沟,我得左右跳来跳去,尽量不踩到污水,有时还要避让人家放在后门外的涮净了正在晾干的马桶,照样跳得饶有兴致。

后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有时候会有一桌象棋,那个时候,照例是没有旁观者的。

我便很高兴地去站着看一会儿过过瘾。因为人矮小,平时往往挤不进去,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其实,我也不怎么认真看,更多的时候是在想心事呢。

在《少年报》上读到过棋王胡荣华的故事,他十二岁就能在弄堂里打遍天下无敌手,十五岁便是全国冠军。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这样,把弄堂口那些平时嘴巴里老三老四的大人们都杀他个人仰马翻。

就这样,墙根的影子越来越长,终于长到了对面人家的门口。

黄昏来临。

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光了。

我们把大人们揩过席子拖过地板的齃水提出来,将再也晒不到太阳的水泥地面浇湿,然后从屋里搬出折叠桌和小竹椅,占据待会儿有凉风吹过的好地盘,支好放好。

然后挨个地去天井里洗头洗澡加玩水,等到大人下班了,就可以吃夜饭了。

午后过了是夏夜,各有各的精彩。

夏日午后(沪语版)

我从小弗晒中觉。

因为我从来没上过一天托儿所搭仔幼儿园，掰两桩事体大概有眼搭界。

外公打中觉总归晒下去先念金刚经，慢慢交，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混，伊本来一直“呱嗒呱嗒”来浪摇个蒲扇也慢慢交停下来，有一记没一记，迭个辰光，我晓得，我好溜了。

本来就是假晒，迭歇快点睁开眼睛，准备“差路”。

外婆总归堕勒藤高椅里打瞌睡，再热个天，香芸纱衫最上头一粒盘纽也总归舒舒整整纽好，鞋子也总归穿得老好，从来弗拖鞋皮，头发也一丝弗乱。

阿拉小赤佬侪晒地板，当然，铺席子个。

表哥表弟一个个横七竖八，趴手趴脚，馋吐水汤汤滴。

就为仔地板比床铺低，掰啦我侪仔腰爬出去外公也看弗见，先从一堆鞋皮里厢寻着自家个木拖片，夹了肋膈胛下头，赤仔脚轻轻交溜出边门，跑到夹弄里。

当然，有辰光也难免要豁边。

碰啥末事碰出声音来了，就会听到身后外公晒势懵懂来浪问：“小鬼做啥？”

一眼也用弗着慌，理由邪气现成：“撒水。”

放下木拖片，定定神，有辰光我又会得溜回客堂间里去。

我从来就不是啥个“小人头”，勒浪屋里是小三子，到外婆屋里要论大排行，就变小六子了，样样事体挨弗着。